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金门圣女

(台湾)云中岳 著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金門聖女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金門聖女

下

(加灣)三民書局

看

金 门 圣 女

(上、下册)

(台湾) 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 印张 52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6484-0195-8

(上、下)册定价:32.80 元



作者简介

云中岳，本名蒋林、字柏楚。祖籍广西南宁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

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大宗师金庸已封笔，鬼才古龙，英年早逝；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畅销不衰。其代表作有《剑底扬尘》《江汉屠龙》《八荒龙蛇》《邪神传》《匣剑凝霜》《断魂血琵琶》《铁汉妖狐》等。

内容提要

武功奇绝的王若愚,由于邻村郑家祖传庐山胜境图(四张之一的藏宝丙图)被盗灭门,为免干连,乃外出寻图缉凶,途中撞入风暴中心——各方豪强正围捕有藏宝图的神力金刚吕无量。吕为七雄截获押往崂山,王若愚追踪入山救出吕,得知吕藏在老家的乃是丁图,并非丙图,大失所望,便放走了吕无量。

吕无量逃走之后,王若愚反成了夺图挖宝的神龙会、黑龙会、九幽门等秘密组织和各路豪雄寻找的目标、荡妇妖女追逐的对象,特别是遭到隐藏真实身份的电剑公子、穷家三友和西城练气士的攻击,多次遭算被擒。

为亿万财宝所迷,两会一门群雄各怀鬼胎,皆欲据图找出财宝。互相之间不择手段,歼除异己,直到爆发大规模血腥搏杀;由于武林高手潜龙之女张卿云、黑道名宿百了泉婆、无我瘟神以及金门圣女的帮助,终于使王若愚脱出险境,利用矛盾,击破两会一门组织拨开云雾,追出宝图,缉获凶手。

小说突出描写了凝真观主金门圣女这个复杂人物,她媚貌荡意,神秘万分;善恶交差,人鬼时变,令人难以捉摸。而正是在她的帮助下,王若愚才得以脱险,才能缉凶成功。而金门圣女却是唯一不为藏宝图而介入这次血腥事故的人。全书故事迂回变幻、层层悬疑,读来令人心摇神夺,废寝忘食。

目 录

一	群雄毕集	1
二	陷入漩涡	21
三	击败电剑	42
四	鬼怪杀手	62
五	群芳斗艳	82
六	螳螂捕蝉	103
七	虎困凤擒	121
八	义释金刚	142
九	黑衣刺客	163
十	灵飞姹女	183
十一	力闯妖窟	206
十二	夜探九幽	224
十三	若愚探微	246
十四	鬼王挨揍	267
十五	双龙相搏	284
十六	防不胜防	302
十七	卿云讨药	323
十八	明保暗护	345
十九	众矢之的	365
二十	瞒天过海	384
二十一	虎啸显威	405

二十二	神龙昼现.....	419
二十三	柳堤情浓.....	439
二十四	铲除异己.....	459
二十五	善心恶报.....	476
二十六	围困分袭.....	495
二十七	群雄迭争.....	514
二十八	混身魔窟.....	532
二十九	九幽计穷.....	551
三十	挥洒自如.....	571
三十一	圣女如愿.....	588
三十二	真相大白.....	609

一 群雄毕集

申牌末，河北岸大茅镇驶来的渡船，缓缓靠上了上河岸码头，旅客纷纷拾掇准备下船。

这是今天最后一班渡船，船上旅客不多。陕州这一段河面，水势汹涌、浊浪滔滔，渡船往返一趟，需一个时辰，申牌以后，连大河航行的船只，也将早早靠岸，以策安全，不能冒险航行了。

下游三十里，便是天下闻名的砥柱山天险。

最先下船的，是六名威风凛凛的骑士，各自牵了雄骏的坐骑，似乎一个比一个骠悍，佩带了刀剑百宝囊，鞍后有旅行马包，一看便知是长途旅客，而且是同伴。幸好不像是中条山出来的穷强盗，他们那一身青绸骑装颇为出色，气概不凡，神气万分，穷强盗哪能比。

最后下船的两个旅客，牵的却是口外蒙古青马，高有四尺半，已经是颇为出色的口外马了。

两骑士不穿骑装，穿宽大的青直裰，怀中鼓鼓地，里面显然有盛物的怀袋。百宝囊是大型的，下面另设带加系在皮护腰上。

前一位骑士，佩了一把普普通通的单刀。

在河南、山西、陕西一带山区行走的旅客，携带兵刃防身是合法的，山区有不少强盗、盗贼、逃犯等出没，有兵刃至少可以壮壮胆。

但真要碰上稍大的盗群，带了兵刃反而容易送命。

所以，最后一名骑士，身上就不曾带兵刃，甚至连工具用的小刀已不带，只有一根柳枝当马鞭。身上没带有武器，不至于被小强盗见面便砍一刀。

二十余名旅客，加上十余匹坐骑，鱼贯进入码头的管制栅门，由大阳关派来的巡捕，一一查验路引放行，通常不会受到留难。

陕州有两处渡头，上游叫大阳渡，不游叫茅津渡。北行至山西的大阳渡，没有查验站，须先一天在州衙申请出境路引，在查验站加盖出境查验关防。外地的过境旅客，则直接到渡头查验站查验放行。

从山西南入河南的旅客，则在北岸的茅城镇渡头查验站接受查验。河两岸，没有路引的人，根本上不了渡船，下船同样需接受盘查。

有些人一辈子，也没离开过所居住的州县百里以外，因为申请路引非常麻烦，而已花费也不少。

两名巡捕和两名乡勇，逐一查验旅客的路引。最后轮到两名骑士，巡捕锐利的目光，不住在两人身上转，似乎要找出某些犯罪者的特征来。

巡捕打量着第一位佩刀骑士的路引，眉头皱得紧紧地。路引的纸张，品质本来就差，面积也不大，却盖满了各式各样的查验关防。

穿州过县，重要津梁关卡，都得接受查验盖章，以明来踪去迹。

长方型的是军方的关防，四方型的是州县衙门关防，圆的是临时检查章……反正盖得愈多，表示所经过的府州县愈多。

“从江西九江到京师，再从山西河南统回去。”巡捕锐利的目光，狠盯着风尘满面的骑士：“整个江山你绕了一圈，这干什么？”

“呵呵！生来命苦呀！”骑士大笑：“得了人家几个钱。就得披星戴月辛苦两条腿。上京师护送一位告老致仕的官员，把他一门老小送回解州，沿途总算有惊无险，留得性命回江西，已经不错了。”

“你还没到达地头呢？说不错是不是说早了些？”巡捕将路引递回，话中带刺：“你是保鏢的？”

“是，也不是。”骑士收妥路引信口答。

“怎么说？”

“大江的水路镖局，通常管江不管河，哪敢派人远走京师？所以只能通过私人情商，请人还人情债。所以，请我们跑一趟。现在事了一身轻，回程如果出了事，那是私人的恩怨，幸与不幸，得看老天爷是否保佑啦！这一位。”骑士伸手指指身后的同伴：“他叫王若愚，意思是笨蛋。我的同伴，年轻鲁莽，很精明强悍，可别让他笨蛋的名字愚弄了。”

“笨蛋请公爷指教。”王若愚笑吟吟地将路引呈上：“算起来，咱们都算是白道人物。贵地如果有什么牛鬼蛇神料理不了，需要咱们帮忙，但请吩咐，呵呵！水里火里咱们义不容辞。”

“去你的！咱们陕州安静得很，哪有什么狗屁牛鬼蛇神需要处理？”巡捕笑骂，不接路引：“今晚在陕州投宿，不能再往东走了，崤山一带不好走，那一带的妖魔鬼怪难缠得很。”

“多谢关照。”王若愚指指前面已上马待发的六骑士：“那几位仁兄之中，就有两位降妖伏魔大菩萨，有他们在前面开道，妖魔鬼怪何足道哉？”

“原来你们跟在风云人物后面，想利用他们挡灾除祸？那不会有好处的，老弟。”巡捕好意地说。“一旦碰上大灾祸，毫无疑问你们也跟着遭殃。好走。”

“再见。”

两人牵了坐骑，向镇门的小街走了。

码头形成一处小市镇，距州城约有四里地。天色尚早，不需急忙忙赶到州城投宿。

“但愿他们往西走。”王若愚的同伴叫妙刀许远，用带有不安的口吻说：“真要跟在他们后面，很可能会碰上大麻烦。人怕出名猪怕肥；他们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大人物，名号响亮树大招风，一口气咽不下就用刀剑解决，咱们真会殃及池鱼。”

妙刀许远已三十出头，是见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知道与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大人物走在一起，可能发生的麻烦事故有多严重。

王若愚年轻力壮，二十三岁，也走了几年江湖，见识与经验并不比老江湖差，似乎更有远见。“他们一定东下洛阳。”他用肯定的语气说：“如果往西走关中，该从潼关过河。老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们十万火急，正好替咱们开道。”

“可是……”

“咱们明天晚半天动身。他们的马快脚力好，半天，他们可能到了泥池县啦！咱们不急。”

“我是归心似箭呀！”

“欲速则不达，老哥。”王若愚淡淡一笑：“咱们不管闲事，远离是非，应该可以平安到家。”

谈说间，出了镇口。

六骑士早已去远，道上仍可隐约看到缓缓消散的尘埃。五月天炎阳高照，久没下雨，大道积空三寸，人在上面行走，也会掀起一些尘埃，雄马驰过，更是尘埃飞扬，徒步旅客最讨厌马群奔驰而过。

前面半里地，三匹枣骝徐徐向州城小驰。

“咦！”扳鞍上马的王若愚，盯着半里外三骑士的背影讶然轻呼。

“兄弟，怎么啦？”妙刀许远惑然问。

“那三位女骑士。”王若愚用马鞭向前一指。

“哪又怎样？确是女的。”妙刀一笑：“呵呵！你没见过女人骑马？在咱们九江当然很少行女人骑，在大河两岸却司空见惯。”

“前面那位穿了紫色骑装，紫色的轻绸披风。”

“你是说……哦！紫衣仙子？”

“可能的，老哥。”王若愚策马徐行：“武林七女她排名第二，紫衣仙子李秋菊，出道五载名满江湖，剑出鞘冷酷无情。老哥，咱们离开她远一点。”

“唔！对。”妙刀大摇其头：“武林七女七朵花，这朵秋菊傲霜雪。谁要让她春不顺眼，保证大祸临头。也许你不怕她，我怕。”

“我也怕。”王若愚信口说：“被一个女人提着剑叱来叱去，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她那把紫电剑是武林十大名剑之一，挨上一下可就灾情惨重。老哥，咱们明天下午动身，避免和这些英雄侠女走在同一条路上，可以免祸消灾。”

“好，咱们明天午后再动身。”

他们知道在江湖行走，最好能忍气避祸消灾，远离灾祸之源大吉大利，却没料到应了他们的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

□□

□□

从陕西东行，官道在崇山峻岭中盘旋，经过是所谓车不方轨（车辆不能调头的窄路），步步生险的隘路，经常有强盗劫路。崤山山区，自古以来就是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

日影西斜，未牌时分，两人驰入双沟集。这是路旁的一处市集，三六九日中为市，东面三十余里是碛石驿，是这条路上的大市集，也是中途站。

按行程，今晚他们得在碛石驿投宿。

市集已散，集上显得冷冷清清。市场内空荡荡，场侧小街的一家民宅，有一个穿青劲装的人进入，背影一闪即没。

两人策马恰好经过集口，没留意集内的动静，虽则瞥见劲装人的背影隐没，并没在意，也没看清那人所穿的衣衫是劲装。

如果看清，少不了会提高警觉。

他俩不想与风云人物走在一起，延缓半天才动身。如果发现劲装人物在集内逗留，很可能再次停留，让那些人先走。

昨天，他俩在渡头，认识六骑士中的两个，是名动江湖的风云人物。

飞龙剑客凌君豪，当代十大剑客之一，排名坐四望三，一个用剑讲道理的坏剑客。

神刀天殛程永嘉，当代十大风云人物之一，排名第三，使焰刀，也是天下名刀之一。这位仁兄年轻气盛，高目无余子，一言不合便会拔刀相向，敢杀敢拼，气因此，即使武功比他高明的人，也宁可忍口气，不意气拼老命。

敢拼命的人，名气便会愈来愈响亮。

这两位仁兄，都是目中无人的霸道强梁，因此王若愚与妙刀许远？像避瘟疫一样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宁可延迟行程，以免遭殃。

要让对方看不顺眼，麻烦大了。

远出三四里，后面蹄声震耳，扭头一看，六匹健马正扬尘飞驰，已接近半里左右了。

很不妙，两人刚进入一条隘道口。

崂山山区，有好几条隘道，道旁危崖壁立，路宽仅一丈左右。车辆经过时，只能单向通行，所以称车不方轨，决不可能调头。

通常车辆到达隘口，必须先听听隘道内是否有声息（隘道不是直辟的，目视困难）。证实隘道内没有声息，便表示对面没有车在内行驶，车夫便大声吆喝，或者敲打器物发声，一面叫喊敲打，一面驶入隘道，直至出了隘道才能停止叫喊敲打。

通常隘道是仅两三里，车辆急驶片刻可过。如影来西两方皆有车辆驶近，看谁先到发声，谁就可以获得先过通行权，相当不便。

在隘道内怎能放马奔驰？这六骑士来势汹汹，显然不曾走过这条路，赶路要紧，不知前面隘道。两人本想勒住坐骑示警，但一看骑士都穿了劲装，看到骑士背系的刀剑，剑穗与刀饰的红布招风，被风吹得急剧飞扬，心中暗惊，怎敢勒马出声示警？

通常武朋友的刀剑，除非是准备与对手相搏，不然很少改系在背上的，平时该佩挂在腰间。系背或者插在腰带上，都是准备动手相搏的先兆。

“快走。”妙刀许远惊呼：“别让他们把咱们撞个人仰马翻。”

蹄声如电，声势汹汹，六匹健马成两路，飞驰而来。

“恐怕还得丢命呢！这些混蛋可恶。”王若愚一面说，一面策马冲出。

马行狭道，有进无退。

“吆……啊……”妙刀一面策马飞驰，一面不住发出叫喊声，以警告东面来的旅客。

后面的六骑士奔驰更急，有人在前面开道，乐得清闲费事，懒得发声助势。

冲出隘口，六匹健马已距身后不足十步了。

王若愚首先向左驰入荒野。跟随在后的妙刀，已惊怒交加，脸色发青。

目送六骑士远去，两人恨恨地咒骂。

“咱们碰上的人，一批比一批强悍。”妙刀许远一脸无奈，语气中有感慨：“人多人强，难怪各地豪霸风起云涌，处处有山头。兄弟，看出这些人的来路吗？”

“你比我多闯几年江湖，你看不出，我更是糊涂，所认识的牛鬼蛇神没有几个。”王若愚策马重回官道：“走吧！历正这些人，与咱们无关，也没造成损失，算是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不是埋怨，而是心中害怕，兄弟。”妙刀许远策马跟上：“我总有点……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似乎有冲了太岁撞了邪的预兆。他妈的！是不是真的是祸躲不过？”

“乌鸦嘴！老哥，别胡思乱想好不好？”

远出两三里，王若愚突然勒住了坐骑，抬头举目向前面眺望，剑眉深锁，神色冷肃。

他身材修长，猿臂鸢肩，剑眉虎目，身形并不特别魁梧雄壮，但一看便知是矫捷勇悍型的年轻人，二十三岁年纪，正是身心皆已成熟，极具危险性的人物。

他的目光，在前面的两侧山坡杂林茂草间搜索，眼神极为锐利，甚至近乎冷森。

“你看什么？”妙刀转首问，也勒住了坐骑：“发现什么可疑事物？”

“杀伐之气。”他一字一吐：“凶兆。”

“喝！你成了望气的巫师？呵呵！”妙刀许远大笑：“要不就是神仙。”

“当然我不是神仙，也不会望气。你尽管嘲笑吧！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刚才我看见一道闪光。”他加以分析：“太阳在我们后面，闪光是反射的阳光。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那是兵刃的反射光芒。”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妙刀许远不满意他的解释：“走吧！别再疑神疑鬼了。再不走，今晚将错过宿头。”

不管他有何表示，妙刀策马急驰。

天色不早，得赶到陝石驿投宿，天一黑，不但盗贼大肆活动，虎豹豺狼也四处猎食，危险得很。事实上目下官道东西，已经不见有旅客往来了。

他不得不跟上，心中甚感不安。

绕过一处山嘴，路侧的松林掠出四个劲装骑士，两端一堵，四支剑映日生光。

“你们来了？下马。”迎面堵住去路的一名骑士，声如洪钟震耳欲聋。

妙刀的手，本能地抓住了刀把。

“你一动，死！”另一名骑士沉叱。

王若愚先扳鞍下马，神色反而轻松了。

“老哥，他们左手暗藏的暗器，必定一发致命，他无意吓唬你，你的刀一动，真会死。”他向妙刀许远说：“是祸躲不过，听他们的，没错。”

妙刀许远呼出一口长气，战战兢兢下马。

“往那边走。”骑士用剑向右侧的山林一指：“听话，就不会流血。”

“你们是……”妙刀惶然问。

“不许发问，走！”

两人乖乖举步，四骑士像押人犯一样，紧跟在后面，指示他们依示向而走。对方不缴兵刃，似乎没把他俩当作仇敌，也就心中略宽，应该不会有麻烦。

岂知仅走了十余步，两名骑士突然双手齐出，几乎同时手指及体，身往穴一震，然后脑袋挨了一击，浑身一僵，随即失去知觉。

□□

□□

□□

山坡上有不少人，分四方聚集，一看便知道是四个不同团体的人，各据一方形成相峙局面。

外围的树林内，隐伏着另一批人。这些人数量约在十四五人左右，派了一个看守制昏了的妙刀许远与王若愚。看守是一名虬须大汉，并没把注意力放在俘虏身上，怪眼炯炯留意山坡上的各方好汉，而且跃然欲动，随时皆可能丢下昏厥的俘虏，与同伴冲出山坡策应。

气氛紧张，所有的人皆已撤兵刃在手。分立南北两方的人，敌意最为明显。

正北的六个人，正是同渡船过河的六骑士。站在最前面的两个，是飞龙剑客凌君豪，与神刀天殛程永嘉，一剑一刀冷电森森，远在二十步外的人，仍可感到刀剑所发的慑人心魄压力及体。

正南是七男一女，一个比一个剽悍，气势并不比飞龙剑客六个高手弱，而且似乎更为强悍些。

正东，是紫衣仙子三位女豪杰，神情严肃，但并没撤剑，似有袖